

胡適的自記

手稿本

第三冊〔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月〕

手稿本第三册〔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月〕

胡適的自記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三)

作 者／胡 適

* 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 (代表號)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 178 號 電話／(05) 227-3193

內文印刷／優文印刷廠

1990 年 12 月 17 日 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全套 18 冊 (不分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印行說明

· 遠流編輯部

1. 胡適之先生生前經常鼓勵別人寫日記，多為自己所處的時代、社會留一分歷史材料。胡適先生自己就是寫日記者的絕佳榜樣，從一九一一年的美國留學生時代，直到一九六二年病發去世為止，胡先生一共不間斷地寫了五十年的日記；日記裡不但記錄了他的交遊、讀書等生活諸事，也記錄了當時國內外政治社會大事，可說是胡先生自己的主張的實踐。

2. 然而胡適之先生身處的是一個動盪不安的中國，他的日記迭遭戰爭流離與政治壓迫的威脅。我們從胡先生昔日秘書王志維先生的口述中，聽到許多有關「保存」胡適日記的事蹟；這些故事猶如「偵探片」一樣曲折詭譎、驚險萬狀。所幸，就我們所知，這批日記大致上是保全了。（參見吳大猷先生序文）

3. 胡適之先生在世時交遊廣闊，活動範圍遍及政治、外交、學術、文化各界，民國以來的國

內外重要人士與他幾乎都有往來，他的日記也因此成爲現代中國史的重要材料。胡先生的日記如果能夠完全整理出版，對探求現代史某些關鍵事件也許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要了解胡適之先生這位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他的日記更是不可或缺的線索。本社自一九八六年出版《胡適作品集》卅七冊之後，即極力爭取整理出版胡先生日記的機會；現在，承蒙胡先生長公子胡祖望先生的信托，以及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的授權，我們得以進行這件有意義的工作。

4. 我們計劃以排版加註解的方式，整理出版全部可得的胡先生日記；此外，並將胡先生的手迹原稿少量印行，專供學術研究與藏家之需，此即《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的由來。

5. 全部的日記則以胡先生日記原本的題署《胡適的日記》爲總題，分冊時再依所屬時期的階段爲名，如《留學時期》、《使美時期》等。手稿本則出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間的日記，依序編纂，共得十八冊，逕稱《手稿本》，不另題名。

《胡適的日記》序

胡適之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年）提倡語體（白話）文學，引入西方治學態度方法於我國哲學思想的研討；除在抗戰期中任駐美大使約四年外，一生不從政而對政治及國是建言，堅守學術、思想自由、民主之原則，無私無我，數十年如一日。胡先生在「文學革命」，及我國學術思想的開發，貢獻之大，是無需贅述的。

胡先生的著作甚豐，年前遠流出版公司集已刊出的著作，得三十七冊，但這決非他的著作的全部，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有搜集他散置各處的文稿，成一「全集」之意，祇以限於人力及經費，加以文稿的存置處及「存在」本身皆不明；甚難進行。故茲擬先從胡先生的「日記」的搜集著手。

搜集胡先生的日記，按目前所知的，「已刊出」，「未刊出」，「是否存在尚未明」，及「目前刊出」的，按年期列表如下（因為胡先生的「留學」，「任駐美大使及去職後住美」，「離北京大學至來台任中研院院長的一段時期在美」，為方便計，下文均用西曆）：

一九一〇年，北京中華書局曾印出該年一月廿四日至三月廿三日的部分。

一九一一七年七月，此段時期的日記，已刊出，見《留學日記》。

一九一七年八月——一九二〇年，任教北京大學。日記「原稿」未知何在？關於此段時期，胡頌平編著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擇錄有許多《新青年》和胡氏其它著述的片斷。如原稿留在北平，則數年前北京中華書局刊印的《胡適日記》應亦包括在內。故此似非是。

一九二一——一九三五的十五年，此段時期的日記，在胡先生卸駐美大使任後，請國會圖書館攝成顯微影片。胡先生逝世之翌年（一九六三年），胡夫人請國會圖書館複印一份，送胡適紀念館保存。

一九四六年夏，胡先生自美返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職，將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兩年日記及一九三七、一九四四兩年日記的一部分帶回北平，一九四八年離平時，遺留在北平。

胡先生於一九五八年由美返台就中央研究院職，一九六一年胡夫人從美將一九二三——一九三五年國會圖書館所攝的較為完整的日記原本，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至廿二日；二月十一日、十二日；五月六日；六月廿九日；七月十四至卅一日；八月二日至十三日；九月廿八日、廿九日；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八月十七日至廿二日），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日記帶回台灣。上述的日記，在胡適紀念館攝製軟片保存，原件遵胡夫人意，交（駐紐約總領事）游建文先帶往美國，交胡適夫人收存。這些日記，按理推測，應是於稍後胡夫人又由美返台時，

留在胡祖望先生處。本年三月廿七日祖望致筆者函中，謂彼處無此部分日記原本。故此點有待澄清。幸胡適紀念館已將該部分日記攝軟片影本。

數年前，北京中華書局曾將胡先生留在北平的日記刊出，包括下數段時期：

一九一〇年（一月廿四日至三月廿三日，如前述）。

一九二一一二年（惟將剪報附件均刪除）。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至六月廿一日；七月廿日至八月二日；九月七日至十二月的部分）。

一九四四年（該年中零星卅七天的日記）。

×

×

×

一九三八—一四二年，此段時期包括胡先生任駐美大使職的時期，有每日的案頭日記，原件在祖望先生處，前年由筆者向他請得一印本，得其同意，曾在自立晚報刊出一小部分，又在《傳記文學》陸續刊出。

一九四三—一四六年六月，是胡先生卸大使任後返國任北京大學校長前的旅美的一段時期，是我國抗戰至艱苦，亦世界大戰的後期。胡先生對國內戰事及政府的關懷，是可想而知的，故這段時期中的日記，是最有歷史意義的。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六、四七年的日記，現在祖望先生處；一九四四年則由胡先生留在北平，後經北京中華書局刊出（見前述）；一九四五年的日記，則不知在何處。（既不在祖望先生處，似亦不在北平，否則中華書局無不刊出之理。）

一九四六年夏——一九四八年冬，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一九四六、四七年兩年的日記現在祖望先生處，惟一九四八年的則不知在何處。

一九四九——一九五八年四月，這是胡先生（在政府遷台）去美至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的旅美時期。其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八年日記在祖望先生處。一九五七、五八兩年的日記原本，現不知何在，但紀念館留有影本（見前）。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一九五八年四月初，胡先生由美返台，六月中由台去美，十一月五日返台。此後祇於一九六〇年夏赴美西雅圖一行，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四日逝世。一九五九年的日記在祖望先生處。胡適紀念館有一九五七年（七十七天）、五八、五九、六〇、六一年數年的日記影本，一九六二年祇有零散的若干天日記。

上述乃至目前為止，筆者由胡適紀念館王志維先生及胡祖望先生處所集得有關胡先生的日記的資料。近由中研院徵得祖望先生的同意，先將紀念館已集有的影本陸續刊出。其中(1)1921—35部分，將日記中所附剪報等皆刊出，俾讀日記時便於參考。(2)1936—37·(3)1938—42·(4)1957—62。其他年份，俟與祖望先生商請之。中研院希望能集成一部完整的《胡適的日記》，刊之於世，為我們一代學者誌紀。

序文

謹識，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相通的日记

二年第三册

六三一—一九七〇。

十一、三、一。(m.)

昨天的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居然決議暫緩發行總辭辭也。他們又建議今天~~前~~^後是精神學系紀念日，放假一天；故我們今天放課。

昨天教育部有訓令，令各校提前結束。這倒也是一個老習俗，遠勝于共產黨的敷衍。

下午，整理書籍，把哲學史料的書架歸置。此事頗不易做，做了半日，還沒有完。

十一、三、二。(下)

上课，读断字。

下午，一时，剛教科會議与總教科會議的聯席會，議保衛及
互助的事。の時，接着剛教科會議与考試委員會的聯席會，議
考試事。決定提前考試，于三月十五日起，共連開了六^一錢的
會！

晚上与知行①劉協和巨院先生一家吃饭。

修改的智力歌，作为智力的黃利歌。

十一、二、三。(W.)

上课。请王立。

你读红楼梦。(一)，为努力作的。

努力第一册稿子今天都齐了。这一册沉向的很，重订货太多了。

晚上到德国使馆吃饭。和公使说英语很好。

译事
参赞尉礼曼博士

士 (Dr. Richard Wilhelm) 熟通汉文，曾^去把十卷中国古书译成可读的德文。^{去年}他着手译我的哲学史，今年^{因事忙}搁起了。使

馆参赞卜尔熙君 (von Borck) 说，懂学者傅尔克 (A. Forcke, 曾

译海德的) 要把他代署我的哲学史，也是想翻译成德文的。

不知这两个译本之中，那一本是成功。

文

藝

跋「紅樓夢考證」（一）（一）（藍）

我在紅樓夢考證的改定稿（周濟文在卷三，頁一八五—二四九）裡，曾根據於雪雁詩話，入廣文經，證明劉鶴三著書，考出下列的幾件事：

（一）賈平生名居，不是曹雪芹的兒子，是曹寅的孫子。（頁二二二）

（二）平生後來很貧窮，病得很不像樣了。

（三）他是一個會作詩又會繪畫的人。

（四）他在那貧窮的境遇裡，縱酒狂歌，自己排遣那半醉的心境。（以上頁二五—六）

（五）曹雪芹和他朋友致誠弟兄的關係上来看來，我說：「我們可以斷定曹雪芹死於康熙三十五年左右（即一七二五）。」

又說：「我們可以推想雪芹……大約生於康熙五十六年（即一七二五—一七三〇）；當他要時，約五六十左右。」

我當時在各處尋求遺稿而未得，因為我知道「松堂集」一定有關於曹雪芹的資料。我雖然認錯了先生（當時李玉函是擬議「松堂集」的，但我聽得雪芹詩：「品種平生瘦隱，不是

「原手的誰識」。不料上北京兩處大索而結果，竟使我大失所望。到了今年，我對於「松堂集」已是絕望了。有一天，一家書店向我討要來，我說：「我非常高興，但是打開書來一看，原來是一部「四庫存詩集」，不是「四松堂集」。又一天，葉青莊先生告訴我說，他在一家書店裏看見一部「四庫存集」。我說：「恐怕又是「四松堂集」？」葉先生回答我說，「果然。今年四月十九日，我從天津回家，看見西房裡桌子上擺着一部藍布袋的書，一張紙

上寫着「松堂集」，我拿來打開一看，原來真是一部「四松堂集」。這部寫本確是天仙問壁。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從天津回家，看見西房

的一句，因為這是當日付印的底本，上有付印的接改、刪削的記號。最重墨印的是這本子裏有許多不會收入副本的詩文。凡是已刪削的，印上都印多一個「」字，表示本未收的，印上都站着一個小紅圈。印下注為甲子，都收編書的人用

着。一塊小紅板去，也是不會刻的。——我這時候的高興，比我的前年發着異樣的文本山房集時的高興，還要加好幾倍了！

卷首有水道（也是「宗室裏的詩人，有神清氣爽，猶如詩賦」的大段記序，有效的穿插及感性的小傳。全書六冊，計詩兩冊，文兩冊，題贊一冊。）

那首「寄懷舊游」，原文題下注：「平生，又「隔世歸心久已絕」一句，原本絕字作轔，下

帖蓋條，注云：「雪芹曾隨其先祖海陵王所作。」

又「寄懷舊游」題下注：「爲海陵王所作。」

是根據于這兩首詩題出來的。我在考證裏引

的那首「寄懷舊游」，原文題下注：「平生，又「隔世歸心久已絕」一句，原本絕字作轔，下

帖蓋條，注云：「雪芹曾隨其先祖海陵王所作。」

○「寄懷舊游」題下注：「平生，又「隔世歸心久已絕」一句，原本絕字作轔，下

帖蓋條，注云：「雪芹曾隨其先祖海陵王所作。」

句又見于鵝湖集卷一，蘇軾先生集注本。

卷：

真引入詩話，喜先君也不會見此詩全文。

故人惟有青山在，聖門生寫上青。

這首詩給我們一個重要之點：

(1) 父子死後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

○我在考證或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只

考了一年。

(2) 常安身死時只有「四十年華」。這自然是

一個整數，不假定整數十歲。但我們可以看

定他兩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死

時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在乾隆五十八年。

(一七九〇) 考證矣。請刪落不算大錯。

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說明一句。清高英

於乾隆五十一年(一七三二)下布乞者申

中，凡五十一。○「孝子不及見其子」。

○成「寄懷尊尊子」。清高英「丁巳年

其先祖者繼昌之任」，有一點小誤。字

「清高英父親望子」，在乾隆五十二年。

乾隆五十二年是乾隆五十四年到乾隆五六年(一

七二五、二八)，清高英在世上大約有十

年(一七二九—一八〇〇)。清高英四個年歲

，只有四個年歲。後來晚命編書，嵌入

這一小注，當時不知其死時已二十多年

了。清高英子孫有同樣的錯誤。

(3) 丁巳死後，還有三個「嘆零」。內「研師

氣重慶子。○「此，丁巳死後，似乎沒有後

人。」

(4) 丁巳死後，還有一個「嘆零」。內「研師

○「此，氣重慶子呢，還是沒有後人。那就

不容易追想了。

「四品宰相是何重要材料，只是這些。此外還

有一些材料，但都不重要。我們從《東坡先生集》

裏，又可以知道文武生於嘉慶甲寅(一七三四)，

死於乾隆戊申(一七九〇)，也可以修正我們舊

有的推測。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看這部西林堂集的稿本。

稿子南天，喜先君先生又送來一部西林堂集的稿本。

本，是德化人董朝所借的。稿本共五

卷一，詩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詩三百四十四首。

卷三，文三十四篇。

卷四，文十九篇。

卷五，點閱卷底八十一則。

果然凡底本失望上沒有刪字的，都沒有收入刪

本裏去。這更可以證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貴了。蘇

軾生於此書的熱心，我是很感謝的。最有趣為

先生特為此書的熱心，我也是很感謝的。最有趣為

他兩年紀不能在四十五歲以上。假定他死

時四十五歲，他的生時當在乾隆五十八年。

之日。我得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內兩個

是晏先主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着底本

之日。我得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內兩個

本子一齊到我手裏。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了。